



□许志杰

快船在迷雾中离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,驶向黑龙江(阿穆尔河)入海口的小城庙街。此时为当地时间2019年7月25日上午7点40分。

尼古拉耶夫斯克市,现属于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,中国传统名称为庙街。从共青城到庙街的陆路距离在600公里以内,水域里程因水道曲折而只多不少。两地之间的交通联络除了黑龙江,还有一条需要绕行的公路,交通状况不甚理想。因而,黑龙江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。这一带的居民,无论原住民,还是后来迁徙而来的新移民,为了生活方便大都沿黑龙江两岸而栖。如此一是能够解决居民进出的交通难题,二是黑龙江中下游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,尤以大马哈鱼为优,鱼肉可食,鱼皮用途更广,可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需要。再一个就是黑龙江中下游沿岸的原始森林,既有树木可用,又有生活其中的各类野生动物。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虽然环境比较艰辛,与外界几乎处在音讯隔绝的状态,但是基本可以做到衣食有着落,自给自足。

黑龙江中下游江面宽阔,如果不是赶上风雨飘摇或大潮时节,江水流淌平缓匀速,快船行于江上,破浪前进,纹丝不动。两岸山峦跌宕,森林茂密,遇见一片开放地带,江面随之扩散,向着山的那边急剧张弛,犹如海洋,一眼望不到界面。江上船只并不很多,只是偶有一艘运输木材和煤炭的货船擦肩而过,这些都是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宝贵资源。俄罗斯人对于自己身边的自然资源极度爱护。茫茫林海,在我们眼里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“吝啬”的俄罗斯人却不这样认为,他们认为这些资源是先人留给后人的,不能被我们这一代人独享。沿江看不到大规模采伐树木的场面,连木材运输的船只也很少。即便允许采伐,也只能到深山老林中,按照树木生长的年轮和直径择树而伐,绝不可对尚未达标的树下手,否则要受严惩。他们只做大自然的守护神,绝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。

零散的村庄像一颗颗上苍遗漏的珍珠,镶嵌在黑龙江沿岸,有大有小,色彩斑斓。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船站,快船会在此停留几分钟,让当地的乘客上船或下船。场景很像铁路沿线的那些小站,送客的人与即将上船的亲朋好友拥抱告别,站在岸上挥手,看着快船远行,消失在茫茫江面上。这些村庄真的是前不靠村后不靠店,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。从共青城到庙街有九个站点,平均相隔60多公里一个船站。快船要在一个较大的船站加油,停留半个小时,乘客可以上岸观光、购物,休整片刻。我们上岸来到一座二战纪念碑前,凭吊在战争中牺牲的那些军人和百姓。俄罗斯人对历史有着一种无限的尊崇,仅在船行的黑龙江沿岸就可看见很多类似的二战纪念碑,使人肃然起敬。之后穿行于岸边的村庄,从规模看这里至少是一个城镇级的行政机构所在地,超市、百货市场、邮局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。村里的超市与城里的超市几无二致,以吃为主的生活日用品极其丰盛,价格平缓,并没有因为交通不便、远离城市而上扬。来到这个黑龙江岸边的村庄不易,想买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,转了一圈也不甚理想,最后选了一个白桦木制作的非常精致的研磨器,只要200卢布,折合人民币十几块钱。回国后到商店对照,同样大小的木制研磨器竟要100多元人民币,顿觉不虚此行,甚至有些怀念那个不知名字的村庄。

自古以来黑龙江沿岸就是众多民族杂居区,除了鞑靼人,还有逐渐从黑龙江

上游迁居而来的赫哲人、鄂伦春人、达斡尔人,他们成为这里的民族主体。现如今这些少数民族依旧沿江而居,与后来迁居而来的俄罗斯居民形成混居态势,虽然民族名称有所改变,如赫哲族改称纳奈,但其千年承继而来的黄种人的面目却无法改变,与俄罗斯人形成鲜明对比。赫哲族人有着严格的婚姻规定,禁止与本族之外的所有民族通婚,近些年有了松动,但比例不大,因而至今仍然保持着比较纯正的赫哲族人的群体本色。

船行13小时,晚8点多顺利抵达庙街。从船上岸边的庙街,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,主要建筑物依江而建,掩映在绿树之中,倒也显得静谧、美丽。一个曾经在1857年到过庙街的美国人,在其著作《阿穆尔河纪行》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:“市镇就建造在这个海湾的岸上,河岸高五十尺,迤迤伸展,穿入一片树木葱茏的平地而至群山脚下,长达几里。”现在映入眼帘的几乎还是这个样子。

用一天的时间在庙街转悠,上午去了黑龙江边,在船站买了返程的船票。这里买船票还完全保留着旧时的样子,一个挂着售票室牌子的房间,同时兼作旅客候船室。售票员是一位大妈级的俄罗斯妇女,票据是手写的,只收现金,上午和下午各上班三小时,中午休息两个小时,这是俄罗斯人正常的工作节奏。入夜,行走在庙街的路上,空无一人,也毫无响声,昏暗的路灯在微风的吹拂下,左右摇摆,忽明忽暗。心中默然,想起俄国作家安·契诃夫在《萨哈林旅行记》一书的开头写道:“1890年7月5日,我乘轮船抵达我国东极之一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。阿穆尔河流到这里河面非常宽阔。距河只有二十七俄里。这个地方景色壮丽、优美。但是回想起这一带从前的历史,想着旅伴们讲到的这里严冬以及同样严酷的地方习俗,苦役地已经临近和眼前城市的凄凉、荒芜景象——这一切使人完全失去欣赏这里自然风光的兴致了。”

第三天,快船缓缓启动,载着我们离开庙街。从来到回,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外来人,其他均是当地百姓,有的甚至相熟,见了面招呼、拥抱,非常亲切,也看出生活在黑龙江沿岸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。不知怎的,看着渐行渐远的小城被青山绿树所遮挡,眼睛竟然有了些湿润,如契诃夫所说,想起这一带从前的历史和眼前城市的凄凉、荒芜景象,庙街就像一只落单的大雁,独自在空中盘旋徘徊,不知道哪里才是它的归途、它的家园。想起白天看到一群孩子在一些铁皮屋子的上面,从这间一跃跳到另一间,又从另一间蹦回到这一间。这就是暑假时期孩子们的游戏。我把他们喊到一起合影,孩子们拥到我们身旁,眼睛里充满了纯净,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。想起一只可爱猫咪以优雅的姿态坐在窗台上向外张望的样子,想起这里寂静的夜晚,想起街头那三两盏晃来晃去的路灯,想起冰天雪地的漫漫冬夜,远离喧嚣与繁华的庙街,真的很孤单。心疼这里的孩子们,他们的世界太小了,如果从唐朝的黑水都督府到明代的奴儿干都司一路发展过来,历经庙屯再到庙街,而不是现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,庙街会是何等气象?

庙街也有热闹的时候,每年九、十月间,大马哈鱼成群结队从海上到黑龙江入海口产卵生子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马哈鱼爱好者蜂拥而至,捕捞的、买鱼的、看热闹的,沉寂的小城顿时沸腾。庙街本应繁华,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渔业资源、林业矿产资源、港口运输资源,是欧亚大陆离库页岛最近的城市。落单的庙街亟须找到远去的雁群,踏着南去北归季节更替的节奏,与时代翩翩起舞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退思求进

□孙葆元

退思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反思精神的独特表达,“退思补过,进思尽忠”,是这种文化的出发点与归宿。所以,“退”还是为了“进”,进是为了“尽忠”。中华反思文化发轫于孔子的学说,当时他的学生们有一次思想的交锋,曾子说,“吾日三省吾身,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他讲到了人反思的三个方面:做人处事的一心一意,与人交往的诚信守规,承受师法后的复习态度。他说要经常从这三个方面反思。孔子没有参与到这场学生们的争论中去,曾子说的“传不习乎”就是他告诫学生们的“学而时习之”。曾子这段话收在《论语·学而篇》中。应该说,这是首次对反思精神的阐释。

到了清朝末期,有人把一场思想活动演绎成形式的张扬,最著声望者是光绪年间的任兰生。这是一位尽职尽责、为政勤勉的官员,以布政使之职驻防寿州,那里是水患之乡。他发现安丰塘年久失修,堤、坝、沟、桥、闸毁于一旦,民生潦倒,便“勇于为义而大有造于吾民”,深受当地百姓爱戴。《寿县志·水里志》说他“兴水利”“浚河塘”,可见历史对他的肯定。次年他便被调往京都,擢升为毓庆宫行走,不久又被下派到凤阳、颍州、六安、泗州兵备道。不久春风得意间,遭内阁学士周德润弹劾,过错有两条:其一,“盘踞利津,营私肥己”。其二,“信用私人,通同舞弊”。光绪帝处置得很慎重,派尚书崇绮和另一位内阁学士廖寿恒前往调查,结果“查无此事”,却查出任兰生留用了一个被革职的屠幼亭。既已撤职,缘何留用?这是违旨的行为,他因而遭到撤职的处罚。

被撤职的任兰生回到吴县,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园子,起名退思园,集园林之精华,夺天工之神思,楼台亭榭俱全,廊桥池轩备至,一道粉墙围起了一片世间的桃花源。此人把“退思”做成了一个广而告之的效应,备受后世推捧。游罢此园,我却有深深的疑问:面对如此“良辰美景”,能退思出什么?园子里并未见主人退思的笔墨痕迹。倒不是说“退思”一定要有负荆的举动,在如此陶情冶性的园子里徜徉,不如说是以退示进。两年后,园子落成,山东巡抚张曜、安徽巡抚陈彝、两江总督曾国荃保奏任兰生再度出山。时淮南水患,他又来到治水的第一线,在抗灾现场“飞骑巡视”,不慎落马,医治无效而逝。

比任兰生更早的“退思”标本是康熙年间修筑于河北灵寿县的退思堂,堂主是昔日灵寿县知县陆其龙。这个退思堂在县衙公堂后面,是提醒县令们断案之后对案情再思索的处所,清时县衙规制多有这么一个堂,已经形成制度上的安排。然而,制度不是摆出的样子,重在执行,更重在如何执行。其实执行也有标准,低标准的执行往往使制度打折扣。陆其龙对灵寿县的退思堂进行了修复,他以修复重振退思精神。新堂落成,写了一篇《退思堂记》,他仍以“补过”与“尽忠”为出发点和归宿,说“天下事有定理,轻重、疾徐、宽严、厚薄各有其分。过与不过,其辨在毫厘之间,而人常不及觉”。

“退思补过,进思尽忠”出于《左传》,是为帝王尽忠的施政理念。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,从过失的检点,到奉献的目标,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,退思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必要的,但必须对“退思”精神进行改造。有言道,后退一步天地宽,只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,退与进都是方式问题。退为进谋,进以退据,都是思想的辩证。

【行走笔记】

落单的庙街

